

紹述先生文集

七

16
2124
7



和信
2/24
7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七

論類

明成祖論

叛與篡者異名而同實然叛者多敗而篡者必成豈
雖逆理亂常之甚而人多則勝天之暫相得失也耶
自古篡者多矣齊之田氏晉之三家及莽操懿裕南
北諸國之祖雖其事之或不同而未有不終成其事
者也其不成者寒浞而已耳叛者多矣勝廣之在秦

男善韶 校



七國之在漢八王之在晉王敦蘓峻侯景安史之屬
雖其勢之或不同而亦未有能成其事者也其得成
者燕王而已耳蓋秉累世之柄都百寮之首其周旋
經營陰收人心百官出其門下庶民懷其小惠黨與
日廣乎下君勢日孤乎上其名分舛逆之甚不若人
心趨嚮之衆潛移國脉于冥冥之中人不之覺也及
其勢既成也忠臣義士雖噬臍扼腕莫之敢支吾故
篡者必成矣而寒浞之不成者何也愚弄其民樹之
詐慝則雖其悖逆襍糅之中不能暫相服從也若夫
乘一旦之勢率烏合之衆託清君側抗兵向闕則其

服恐當作服

鋒焰之所及風霆疾掃雖足以毒生靈蹙國服而兵
不素練也謀不素講也名分之不正人心之不順其
煦煦之恩悻悻之威雖暫脅從而根不深蒂不固能
濟其事者鮮矣而燕王之能成者何也其提封千里
據易水之險則與勝廣之嘯結於大澤異矣其勇武
英明知人任使則與七國八王之狂悖異矣國之懿
親而有魯衛之戚則固與侯景安史之逆異矣不唯
是也言其時則建文其君也問其與斷國是者則方
且洋洋自得高談唐虞紛更制度而無益於成敗之
數則其相得失蓋亦有然者焉耳若使建文者克脩

其政紀綱明乎上人心服乎下則雖有百燕王其奈之何哉嗚呼名分之不正而據其地用其人善其謀尚且能用人心以成大事况位九五之尊而金甌不缺為人所襲取有如建文者乎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如桀紂者也而無大失德之聞於天下而削無罪之強藩坐取覆滅哀哉然則非燕王之能成其叛也建文之使成其叛也 元祿壬午歲

管仲諸葛孔明論

有幸而生于聖人之前而得其許可後世莫敢非者矣又有幸而出于聖人之後不得其品隲而後世莫

而

取議者矣管仲之在齊子糾之傅也生竇之難管仲脫于檻車位乎高國之間聖人不責其死而許其仁於是後世專奉其語而莫之敢違也假令管仲之生後乎孔子而使後世諸儒議之其必口誅筆伐數其偷生虧節之罪不祖已也召忽之死必見加于管仲之上矣幸而出于孔子之前經其褒貶而萬世之是非定矣自管仲以後吾得諸葛武侯焉其精忠大義赫奕萬世才德事業固無間然使出于孟子之前則必羞比焉觀其斥桓文論管晏可見矣而觀後世諸儒之說有疑孟子者矣未有疑武侯者也此其意

之所指吾不能無疑也夫方孟子之時也爭地殺人
殺人盈野生民之憔悴極矣邦國之干戈慘矣乃礪
兵耀武之秋也及其談經國之術則曰以不忍人之
心施不忍人之政天下可運於掌矣則曰事半古之
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而武侯之所事者乃異乎
此矣其勸後主以申韓之學則其所道者槩之于純
王之畧亦甚有逕庭矣或云後主孱懦故武侯矯之
以刑名亦非矣夫定哀之柔懦不振受制于強臣之
手孰與後主而夫子之告之以君使臣以禮而聞宰
我戰粟之對則甚咎已往之不可追此孔子之輔其

君雖庸君中主不數以刑名之說亦可知已而武侯
以此導其主則使之在乎孟子之前亦必羞與之比
焉

秦始皇論

匹夫守先人之室廬則必為之備欲不之失况位萬
乘之尊藉富厚之業自非喪心病狂之人豈欲其速
亡而不肯為之備哉然天下之人旁觀之則凡其政
教號令皆莫非所以失入心而蹙國脉也如視孺子
之臨井唯恐其一轉移而將墜而其君之恐失天下
事為之備甚於旁觀者矣而至亡其國者何哉蓋不

此一篇博論所載秦
論之州稿也誤編
入于集中當削去

得其道而已耳苟不得其道則備之益精而亂益甚不唯不能致治而往往能滅其國秦之事是已備諸侯之強大而能奪天下則滅焉備兵之在民間而下之或叛則銷焉備夷狄之盛而窺中國則城焉備儒士之挾詩書誦聖人而非其上則坑且燔焉備井田之有遺利而上入之或置則廢焉凡其所以備之者纖悉罔遺有非三代聖人知慮之所及者矣而其亡之速且慘亦未有若秦之甚者也何哉其備之之心則一而其所以備之道則不同也聖人之備天下也懷諸侯來遠人設庠序以教孝弟修文德以待夷

狄設誹謗之木以通天下之言建井田之制以寄其富于天下故其民之慕上如赤子之懷慈母雖或不振之時而享國長久或四五百年或六七百年而後始亡秦則不然譬如人之有疾誤進之藥則服益多而病益劇其必終于不可醫曰不欲生則不可矣其欲生之過以至於死也無知之民賭博盜鑄以求安其身身未安而戮已加孰知其所以安之者適所以滅之也何若及其未至不可醫而速易其道以幾更生哉而人徒以為忘其身之安危而不知備之則非矣韓非知說之難而卒死于說非之所以死乃秦之

所以亡也

今樂由古樂論

天之立斯君也將以治斯民故為之君則有以養之為之師則有以教之舉皆天之所以責任人君也非獨使娛樂其身已故人君治天下之方莫先於化民而治天下之功莫大於服民化之有道予爵祿以獎其趨善之心服之有道設刑辟以懲其陷惡之心若夫教而不化養而不服焉則在於下情不上通也下情不上通在於不與民同樂也古者湯武之創丕基以與民同樂也桀紂之墜鴻緒以不與民同樂也夫

也

與民同樂天下孰能敵焉昔者孟子聞齊宣王好樂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宣王聞之慚謝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耳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而所謂先王之樂者何韶護之音是已其容溫雅其儀嚴密君聞之思致其治民間之願被其澤可謂裨治功敦風俗者也世俗之樂者何鄭衛之聲是已其聲淫靡其辭婉變君聞之放蕩懈政民間之淫佚荒業可謂損治功瀆風俗者也是以古之聖人必崇美善之正樂而斥曼衍之淫聲故夫子曰樂則韶舞又曰放鄭聲蓋恐君之懈政民之荒

業也。君懈政，則萬幾怠惰之本始。民亂俗，則風化衰亂之漸萌。夫可不勝懼哉！而孟子以今樂由古樂勸齊王者，何也？蓋民者出衣食之本，而衣食者養人之主也。天下一日無民，則所以養人之道度乎熄矣。是以人君之可患者，不在乎地隘財匱，而在乎民之嚮上上也。其可恃者，不在乎國饒財阜，而在乎民之嚮上也。而所以使民背嚮者，其惟在於與民同樂與否而已。所謂與民同樂者，何也？上知有宮室之樂，則民亦欲無暴露之患；上知有觀逸之娛，則民亦欲無稼穡之艱；嬪御妃嬙之奉，上之所悅也，而民亦欲得其配。

煎熬燔炙之旨，上之所嗜也，而民亦欲得其食；天下之心，一也，故為人之上者，苟盡心於此，因己之樂而圖民之患，因己之逸而體民之苦，使為民者得其所欲，而與上同樂，則民亦親之而來歸，如父母尊信如神明，是之謂民之父母。是以公劉好貨，居者有積倉之蓄；曹父好色，內外無怨曠之嗟；矧於王澤竭息，功化陵夷，殘害薄刻，靡爛生民之時，能舉斯心而行斯政，與民同樂，則其來歸之速，不徒如影響之相應，滄然如河流之赴壑，勃然如槁苗之得雨，天下孰敵焉。由是觀之，則韶護與鄭衛何別，美善與淫蕩何擇，只

在於與民同樂與否而已嗚呼聖王之所以安天下昏主之所以覆國家者固不職此之由唯聖明之君能法聖王之所以興戒昏主之所以滅焉而使斯民與己同樂則不唯天下之幸實社稷之慶也

封建論

昔者堯舜之王天下也分天下之地以為萬國大封諸侯而與英才共焉故國有定君官有定守民有定業上有統制管攝之權下無欺詐紛鬪之患夏商仍之以維持天下及周公相成王治天下也封建同姓夾輔王室列九命之爵頒五等之地上有方伯連率

下有公侯伯子男小大相維尊卑相制強不得凌弱眾不得暴寡政舉則慶之法壞則讓之上以禮泄下無有猜防畏懼之心下以忠奉上無有輕忽慢易之意是以上下相安天下大治有周之治於斯為盛降及幽厲王室板蕩姬綱陵夷大藩強國並作為亂版籍生齒之蕃會盟征討之儀皆歸于諸侯而王畿且蹙王政日替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為天下之共主耳方此之時天子束手孤立於上諸侯強威而肆恣於下如慈母之御悍子庸醫之治潰癰恐其盛怒而幸其不為逆也自是以還迹熄澤竭兵革不息士民

罷敝列為十二分為六七卒之為秦氏所并吞及其天下已平四海統一乃懲周室之強藩罷封建而為之郡邑廢公侯而為之守宰自以為子孫萬世不拔之業也身沒未幾陳吳劉項之徒崛起于草澤之間天下風靡豪傑景從秦氏六世之餘烈一朝蕩盡終于無有自是諸儒之論封建者晉有曹冏陸機唐有魏徵李百藥顏師古杜佑柳宗元宋有范祖禹蘇軾馬端臨胡五峯雙湖喧豗攻擊未有定說其拘古而慕美名者則曰封建也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人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可以持承平可以支變故遂以

郡縣為霸世暴王之政也然周祚之陵替漢室之擾攘不可不由尾大不掉之患承平固雖可持吳淠淮安之難或不無震變故固雖可支倫越罔頴之逆亦足為警其悅利而貪近功者則曰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莫不由此仁人君子忍復開之遂以郡縣為萬世不易之法也然郡縣天下雖可以持一時之安而變故之際不無孤立無援之患且秦氏以來篡奪之禍豈由封建之故哉此雖無封建篡弑之禍未嘗已也余獨謂封建者先王之公法郡縣者秦氏之私政然視其迹猶之所以安天下

保國家之道而未容遽曰彼公而是私甲是而乙非
將以封建為先王之遺法而行之耶吾恐後世子孫
不能制之如衰周之末將以郡縣為萬世之法而行
之耶吾恐盜賊衡行弗能戢之如暴秦之後大抵為
治之道未有全利而無害者也待其久而弊則改修
之而已若使堯舜文武在上則雖封建可也雖郡縣
可也使幽厲秦始為君則雖封建不可也雖郡縣不
可也天下之治亂豈在乎制度儀章之末哉在人君
之一身耳故曰有治人無治法蓋先王之為治必歸
于道勢之所在道之所在也勢之所在而逆之天下

豈有不亂者乎堯舜之封建豈有意於為此創自己
意者乎唯其自古封建以及其身故不易其法而以
為治耳若使當時郡縣則何必別為封建以亂舊章
乎亦順之而治之而已耳後世徒見其迹論之得失
曰周封建而享國日久秦郡縣而運祚不久必欲復古
之封建此豈聖人之意乎學聖人者不在乎法其迹
而在乎法其意堯舜之所以為治者非封建而在順
勢焉則今日之勢當郡縣則郡縣之者亦堯舜之意
而所以法堯舜也何必封建而後為法堯舜乎然雖
曰順勢而其德足以鎮之而後可也若不用其德徒

順勢而治之則非縱橫則必歸苟且矣此亦非所以法堯舜也若夫拘儒瞽生泥古以為取舍認迹以論得失必欲復封建者此所謂膠瑟刻舟之談而不可與權者矣何其陋也
貞享四年仲冬

舜不告而娶論

人之所患者徒知禮之文而不知禮之所由而作禮之所由而作者何天下之人群然雜處嗜欲亡極莫以有之節則爭奪挐攫互相吞噬無以安其父子以睦其夫婦於是冠昏之禮有喪祭之禮有軍旅之禮而使人各親其親賢其賢以遂其生以知別於禽

獸矣此禮之所以作而將以明人之大倫也其儀矩節度禮之文也今夫婦居室人之大倫而不唯承其宗廟社稷之重亦父母之心之所願成焉者也然為鑽穴踰牆之不可以為人也必稟父母之命託媒妁之言以通兩姓之好結禰之訓折薪之詩由是其設豈唯儀矩節度已乎哉然有時而不能則如何將不告而娶乎寧告而不得娶乎聖人豈不欲禮情之兩全焉哉勢有所不能則不得不畧其文而取其實捨其輕而從其重雖其最不可不講焉者亦必酌大小審緩急而要其不失其所由而作焉蓋不告而娶則

其罪不過不請父母焉耳而承宗廟傳胤嗣者固不廢也告而不得娶則廢其大倫以對父母雖得其禮而失於其禮之所由而作無後之戒在所不免舜之不告而娶意其在斯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寧廢親迎之禮而不蹈無後之愆告父母與親迎其禮雖有輕重而比之不孝之罪則俱為輕故聖人寧捨彼而取此大抵聖人之行事不免致衆人之疑者不在其本而在其末不在其心而在其迹萬章之徒不知考其所由而作徒疑其禮之不具有舉以為問非孟子為之審其輕重而告之豈能暴白

聖人之心於萬世邪

甲午四月朔

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論

論曰孟子既曰堯舜與人同而復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鈞是人也或同于堯舜或近于禽獸者何哉蓋仁義二者人之常道而不可須臾離焉者也堯舜得其正而存之眾人得其偏而去之其得雖異而自其皆有仁義而觀之則豈非堯舜與人同乎然見利就之遇害避之人之同情也雖禽獸亦能知擇之父子相親夫婦相和人之常道也雖禽獸亦能知愛之然則其所以異者何在仁義焉爾有仁義則謂

之人無仁義則謂之禽獸其類雖異而視其所以分則不甚相遠豈非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乎或曰人與禽獸其所以異者仁義而已矣有仁義與無仁義其相遠固遠甚矣豈可謂之幾希哉曰否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仁之端也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嗚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也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者義之端也此入之所以為人而異於禽獸者也若夫見孺子入井而不援之受嗚蹴之食而不耻之則是非人也禽獸也其援之與不援耻之與不耻其間豈以寸哉若陷溺

之久則其至於禽獸也必矣然則不謂之幾希而可乎哉嗚呼人以萬物之靈而格亡之甚至於近禽獸矣其可不懼乎

貞享四年孟商初旬

顏子所樂論

夫子稱顏子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程子昔受學于周子每以此為話頭今學者尋其所樂程子亦引而不發自此而後學者只為一段公案不敢為說或曰非領悟之人不易可解此皆自先儒說得甚高妙而非聖人稱顏子之本意矣聖人之道主道豈有窈冥恍惚超乎言語文字之表只可神會而不可口

道者乎哉孟子語浩然之氣曰難言者亦謂其氣之
難形狀焉耳非不涉言說之謂也今就經中通而考
之夫子嘗稱顏子曰好學夫樂者好之至好者知之
極故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此
一事之生熟大小焉耳論語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者也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矣其稱所好既如此則
其所樂亦如此可推而知矣唯好也者樂之熟焉耳
然則顏子之所好在學則其所樂亦在學可知矣孟
子稱伊尹曰居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伊尹
顏子顯晦雖異本是一體之人然則伊尹之所樂在

堯舜之道則顏子之所樂亦在堯舜之道可知矣伊
尹之樂可言而顏子之樂不可言豈有此理朱子曰
如今人說道愛從高妙處說便說入禪去自謝顯道
以來已然向時有一陳司業名可中專一好如此說
如說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他便去下面下一語
云江上一犁春雨如此等類煞有亦煞有人從它只
是不靠實自是說他一般話予謂陳司業之說專自
程子之說而來分明是禪機朱子非之固當而集註
載伊川之言而曰不敢為說者何哉予竊謂常人固
有樂聖人亦有樂只常人所好在富貴利達聲色臭

味上為重。故其所樂亦在此。驗之小技曲藝好之之甚。則心一乎此。而聲色臭味不能以誘之也。貧賤憂戚不能以撓之也。古之絕技如遼之丸。秋之奕。磨何之釣。皆是道也。聖賢之所好在道德仁義上。為專。故其所樂亦在此。此顏子之所以不改其樂也。豈有一種不涉言論。不隨義路。而可謂之樂者乎哉。若夫至於身有其樂。則非優入聖域。固有不可遽而得者矣。然至於其所謂樂也者。豈有難狀者乎哉。壬辰七月初三日

殖善論

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至於庸中之資。本無所立。

其進善也。賴人扶植。其墮志也。因人沮敗。故聖人之取人之善也。雖微必錄。從吏勸獎。唯恐其渝。而滴故。人苟有沮善之言。則必誅而不恕。蓋人之為善也。甚微而為之甚難。其為惡也。甚熾而為之甚易。沮善之言。聽之一日。頓退一丈。勸善之辭。受之十日。纔進一寸。而其沮善也不唯儉邪。小人之能為之。往往出於學士大夫之口。有好勝之說。以扼其進取之志。有安卑之說。以堅其自退之心。斯二說以沮天下之善甚。而加之。以近利之說。而聖道始塞。而不明矣。何者。人之有善也。上焉者可師。次焉者可慕。既師而慕之。則

已出其下矣。而善亦有大小淺深之不同。於是以大形小，以深較淺，而天下無完人矣。此好勝者之所以不成人之善，而人進善之志始沮矣。且人之進善也，由積累習熟，非可一蹴而到也。學一年而猶故，則曰無效；十年而未進，則曰性質不美。雖學無益，此安卑者之所以不肯進道，而人進善之志愈退矣。而偉行實材人，未必識而患失，乾沒頓致，顯榮於是乎知。老死巖穴，道仁義之可羞，而不復知有不朽之業矣。聖人有知之，有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有曰：君子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惡。好勝之說，可以息矣。顏淵曰：舜

墜

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自卑之說，可以激矣。及其近利之說之不已，則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嗚呼！其扶植綱常，護持善類，不使既往之迹，至埋沒泯隨，而使方來之人有所勸獎激勵者，何其無窮也。

甲午羊日

管仲與王魏是非如何論

聖人之學，有用之實學也。聖人之言，有用之實言也。故其論道議人，皆以有用之實言，而明有用之實學。將以使天下萬世之人，為有用之人，而成有用之材。

也其要在乎同天下之所共由而不欲專一人之所
獨得夫豈以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言必信行必果為
足乎哉夫子之臧否人物所以為萬世論人之著龜
權衡者是已後之人其宜以此為準信而遵焉其持
論之間糾繩深刺唯知守一己之為潔而不知兼善
天下之為大故雖有善人君子之可尚殊行偉績之
可紀而銖量寸稱撥擿隱伏惡其寸朽而棄其合抱
於是乎管仲王魏是非之論在殊不知時異勢異人
殊事殊不可以一定不移之常準而御萬變無方之
事宜苟全乎性之所得而原乎誠之所發則出處進

退皆與道偕而細故蒂芥不足卹也初襄公立無常
鮑叔牙奉桓公奔莒管仲召忽奉子糾奔魯後及魯
莊公九年子糾殺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
受之及堂阜而稅之遂相之魏徵之在唐也初徘徊
于李密竇健德之間與裴矩入關隱太子引為洗馬
太子敗仕太宗為諫議大夫王珪則在隋為太常治
禮郎後亡命十餘年高祖入關李綱薦署世子府諮
議參軍後遷太子中允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
能輔導流雋州太子已敗太宗召為諫議大夫則其
出處固相類故曰管仲有功而無罪王魏先有罪而

其

後有功而管仲之所以無罪而王魏之有罪者有三
說或謂管仲事於兄之殺其弟王魏事於弟之殺其
兄或謂桓公以公子殺公子太宗以諸王賊儲后或
謂王魏雖不死於建成而不可不死於高祖之命然
皆牽搭迂迴詞多枝葉吾不見其必可從之實也吾
請解三說之所以不必可從之實而後明其一說之
必可從者焉今夫管仲之與王魏雖其迹稍異而其
所為君殺而事讎者則無毫異同豈可孰是而孰非
而與奪去就之邪何者仕者之擇君去逆就順固決
乎將仕之日而不擬乎既出之時也苟委質則吾君

也不可以其所輔者孰為兄耶孰為弟耶孰為諸王
耶孰為太子耶君命耶自奉耶而判其不死節而事
讎之可恕乎否譬如婦之從夫苟一醮之後不可以
其貧富榮悴而判可他適乎否假令隨其所奉而恕
其不死而彼數說者證左的實事情愜當而後始可
從矣此雖一事而於天秩民彝關涉不細為前聖闡
微意為後世示隄防夫豈可執傳聞異同之偏持疑
似推量之說恕其不當恕誅其不當誅而幸其說之
偶明輕於立論也哉今其言異同者專在於兄弟之
別儻使桓弟則其說窮矣然其桓糾弟兄之說說者不

一莊子荀子史記越絕書韓非子尹文子劉向說苑等書及韋昭杜預皆云桓公以弟而殺兄其謂桓為兄者裁見於漢書淮南王傳耳淮南厲王驕恣不用漢法文帝使將軍薄昭與書數之曰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蓋厲王文帝之弟不可引弟之殺兄故詭曰弟耳又公羊氏曰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蓋謂未踰年君之號也而管子書及呂氏春秋皆言子糾之當立此其傳聞異同之說不可執一而信從也蓋論道之同異則古者未必盡是而

覈事之真偽則近古為證斷事之是非則多者未必皆中而决迹之得失則從眾為當故荀隨說之多寡以判事之真偽就事之真偽以辨道之同異則記籍之言不可忽也今謂桓為弟之說則多且出於古而謂兄之說則僅有一薄昭之說耳而始於漢其言且有所為而然則其說亦不足據也若曰謂桓為弟之說載籍雖繁而弟兄之分天倫之叙據聖人不責管仲之不死于糾則明糾為弟而謂為兄者其言必皆妄矣則固有其說傳曰直鈞幼賤有罪故兄可以殺弟而弟不可以殺兄長幼之序雖逆順若少有間然

不為國家公義社稷大計如周公之於管蔡而拘欲營私推刃同氣則弟之殺兄與兄之殺弟殘刻忮害其罪維等不仁之罪相去一間而不可軒輊出入也太宗之殺建成與桓公之殺子糾豈有異同則其事焉者可有是非邪然不可以此特怒管仲之不死於子糾之為弟而專誅王魏之不死於建成之為兄明矣然其所以不責管仲之不死者無復他說唯主桓為兄爾此節少差則聖人之所以不責管仲者毋乃亂道之甚乎乃得失邪正之機關不可輕易而其取證亦不甚的似幸其說之姑明而不可信從也此其

別

以兄弟解者而不可從之一也若又就桓公為公子與建成為太子之別而論則亦有其說然臣無二心天之制也所在致死唯力是視可隨其主之貴賤而輕重其心哉然則其主為公子則可許其臣之他適而其主為太子則不可許其臣之他適耶則鄭之傳瑕不可罪而晉之狐趙不足美且天下之為公子者其臣皆不可恃也籍曰太子國之儲副非諸子之可比則自太子與諸王而言其位之尊卑耳曰弑太子與賊君同罪非兄弟相戕之比則自賊之者而分其罪之輕重耳皆非仕者可以此而輕重其心之謂也

此其以公子與太子說者而不可從之二也若將謂雖不死於建成之難而不可不死於高祖之命則其議可謂正矣然王珪因李綱之薦而署參軍則雖曰高祖之命可也魏徵則隱太子自辟而用之於高祖之命不見所預此其不稽事實妄意臆料輕率立論而不足為據者復不可從之三也而此三說之所以作者何蓋管仲之不死於子糾之難而遂事桓公子路子貢既疑其不仁而後之論者皆適同子路子貢之識其實深疑管仲之不死然聖人不翅不貶焉顧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皆稱

其功業而於其不死聖人無說後人求其不責不死之故而不得探索訪從而為之辭此其三說之所以作也甚而至謂管仲大本既錯非許其仁或謂說不分曉不似上論此非其持論之間糾繩深刻者乎然吾唯知有夫子之言耳今夫子之所對的實正當無復可疑則當從其言以折衷焉而不可求之于旁蹊他岐苦費言說向所謂一說之必可從者是也若從後儒之說則聖人之答子路子貢何不直就管仲不死之故而明其非不仁而顧以一匡九合之說對之使其言為不完之言其對為不切之對而待後儒

名
卷之六
七

之補苴彌縫而後始明也。豈荅問之體哉。蓋前日之不死後日之所以有功後日之有功前日之所以不死本無二致也。若使之二致則夫子之言毋乃為管仲隱諱迴掩為泛然之說姑填其責也乎。而今以後日之功解前日之不死則其非二致可知也。何者人各有其品任各有其時不可一而論也。有可以輔斯君者則死生係乎君而不以一身嫌疑而引退自善也。有可以安社稷者則存亡係乎社稷而不以君之故而苟存亡也。有可以安天下者則其出處死生乃關天下萬世之安危存亡而非以安社稷為悅而已。

者也。伊尹之五就湯五就桀豈無君臣之分哉。而其不失為聖之任者其志在致君民於堯舜之盛而不特安社稷而已也。然皆全性之所得而原誠之所發焉。則曰奴曰去曰諫而死皆歸于仁而非畏死而偷生非沽直而徇名苟不然則雖能踏白刃棄萬鍾建蓋世之節奮難行之義而皆驚外釣名者而不足與議也。蓋管仲之志之功默定乎其請囚之日而非苟張虛聲擬議經營於既相之後也。其嘗見知於鮑叔見疑於魯國可見矣。非避辱一己之嫌而忘安天下之大者也。故其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之功足能使聖

人嘆吾其被髮之仁而其不死不足責也此非其後日之功可以贖前日之過也又非其功自足以為功而其不死別有故而爾也所謂以有用之實言明有用之實學將以使天下後世之人曰是以為有用之人而成有用之材者不其然乎若夫受託孤之遺命任柱石之倚賴如荀息之於晉獻平勃之於漢高而意後日之功而苟偷其生則亦奚臨危而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尚哉亦或已有可死之義耶出無可行之道耶而養望偷生藉為口實曰吾天民也吾社稷臣也如中庸之胡廣長樂之馮道則管仲之罪人而

亦出於經於溝瀆之下固在所以不論蓋後世唯知善一己之為美而不知兼善天下之為大唯知死之為勇而不知死之為傷勇剛者不忍而敢死柔者畏禍而強死不可與入于中庸也故其臧否人物如法律之斷罪不辨事之輕重與任之大小槩以一定之常準而準之所以外截絕不收是以雖有善人君子之可尚良功偉績之可紀而昧沒泯墜群議衆排不可復見而有有用之語者廢矣然則管仲之不死既有其說王魏之不死將與之同歟曰同向所以舉三說者皆不可從則管仲之與王魏其迹豈異也哉王魏非則管

終述集卷之十
古義堂

仲亦非管仲是則王魏亦是不可以其說也若語其成功則桓公中主也齊國偏壞也而仲能霸其君于天下功烈施于後世而徵則會唐之隆盛遇太宗之明且好諫而雖拳拳於章疏敷奏之間而不能致君於治古之隆其功烈卑於彼而其器小於彼也然其所謂是非者乃謂出處之大節耳非所以論功之優劣也謹論元祿九年歲次丙子冬十一月

春秋諸侯卒葬論

魯隱公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外諸侯曰卒三傳

無說杜預謂略外以別內也始死書卒史在國承赴為君故惡其薨名改赴書也書葬則舉謚稱公者會葬者在外據彼國之辭也何休謂春秋王魯當有王文聖人之為文辭遜順不可言崩故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范甯謂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至於既葬雖邾許子男之君皆稱謚而言公各順臣子之辭兩通其義胡氏謂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邦君何以書卒夫子作春秋則有革而不自者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奉

名宋一述一集
卷之十
古義堂

天討以正王法則有貶黜之刑矣曰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為諸侯也夫王魯貶外之說既不足取而其葬也皆槩曰公則畧外之說亦不足信也而胡氏之說最見附會何者諸侯放恣聖人致貶黜之刑則宜矣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諸侯卒者百三十四其間豈無彼善於此者而不分賢否不辨淑慝皆就貶削不與其為諸侯豈理乎哉此一可疑也孔子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當其時諸侯大夫放恣僭濫厥

罪惟鈞諸侯之有罪既致天討貶薨曰卒則大夫之有罪不可以莫之貶也而經所書卿卒二十七其間有罪者尤夥所謂諸侯之罪人也而內之大夫如仲遂季孫意如者皆書卒而不貶其何刻于待諸侯而寬于待大夫耶此推之其下而不可通也一出入任意操縱聖人明白正大之心殆不若是之險詖反覆也此二可疑也周天王之終經必書曰某王崩而不貶穀梁氏曰天子之崩以尊也若謂春秋致尊王之義不可加貶削耶則隱元年歸仲子之賵則名其冢宰文五年舍賵成風則王去其天是雖天子亦非

不貶也。東遷以還，匪無僻王，而其終也皆槩曰崩，則是天子之惡不可貶之于其終，而諸侯則可貶之于其終也乎？將天子之惡在平日，而諸侯之惡在其死乎？亦何待天子之甚怒而待諸侯之甚苛耶？此例之其上而不可從也。此三可疑也。且魯之諸君，隱不承命于天，王則削其即位，桓有弑逆之罪，則著其即位，口誅筆伐不少假借，而其卒也雖弑逆大故，皆曰公薨而不卒。如齊桓、晉文，皆五霸之盛者，而當時之賢君也，而皆卒而不薨，亦何察乎外而寬乎內耶？此準之其內而不可從也。蜀杜諤曰：於魯獨稱薨者，非私

魯也。若於魯一槩而書之，則後世無以見正禮之稱也。不然，今經連文曰：公薨，薨則固正禮之稱也。公豈正禮之稱也哉？蓋附胡氏之失而云云耳。此四可疑也。君之與臣，其不相踰越，猶天地之奠位，冠履之異用也。而諸侯之死，貶曰卒，內大夫亦曰卒，則尊卑無章，上下無別。齊晉鄭衛之君，與三桓臧孫等無異。豈春秋定名分之意也哉？此五可疑也。夫子修春秋，以定當時諸侯大夫僭亂之罪，則當各直書其本爵，而後貴賤之別始著。而先王之禮可復矣。而其死也，貶一等，以從大夫之列，而卒之其墓也，雖滕邾許杞子

男之邦皆書曰公胡氏以為貶臣子以不正之謚加其君父夫貶乎前則卑之而列于大夫貶于後則尊之而升于諸公其說亦自相矛盾矣此六可疑也禮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公羊氏亦有此說然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蓋冢宰六卿之長而非家臣之官則所謂君云者天子也此天子可言薨也禮雜記君薨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此諸侯可言不祿也曲禮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則此亦以命之壽夭異其辭而不以貴賤而別也可見其說紛然本無一定之稱而容易輕

信執為定說以解聖人之書以定諸侯之罪恐不得其旨也此七可疑也然則亦有定說乎曰夫子曰魯史以修春秋魯史內魯以外諸侯故外事從赴告之辭內事史官自書之而卒者外事而隣國來赴葬者內事而史官所書本非致輕重乎其間史之體當然耳凡諸侯之卒皆隣國赴告之辭故曰某爵某卒猶禮所謂寡君不祿也蓋貴得兼賤而賤不得僭貴也謙辭曰卒以來赴魯史曰而書之聖人從而革若夫葬也者雖隣國之事而魯往會之則亦猶內事耳故史書曰葬某國某公楊士勛曰凡書葬皆據我而

言葬彼所以不稱宋葬穆公而言葬宋纒公其說得之矣子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之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蓋邦君之喪隣國來赴稱名曰卒猶稱諸異邦曰寡小君也魯史書會葬曰某國某公猶異邦之人稱之曰君夫人也魯君稱公稱薨猶邦人稱之曰君夫人也邦君夫人其禮敵耦稽當時夫人內外之異稱則知邦君卒葬之異辭矣然則其五等諸侯皆稱曰公者亦可聞乎曰此所謂公者諸侯之總稱耳猶侯百里之稱而五等之國皆稱諸侯也爵有伯而諸侯之長亦曰伯爵

有子而大夫之謚亦稱子此適與爵同其字而非以彼稱此也故公非爵或曰從周之文或曰各從臣子之辭皆以公為爵所以不得其說漫為云云蓋聖人之言平坦明白竭其兩端無隱乎爾後之人尚苦於難知今之解者句櫛章梳肆生枝葉隱僻險恠殆若射覆商謎及不得其說東閃西躲如稚子迷藏其說遂不可定也欲使亂臣賊子懼其何由得乎噫宋呂大圭元程端學近時清張遠輩辨以褒貶說春秋者惜其說語焉而不詳不能闡發聖旨之蘊奧也

元祿
戊寅

大小論

能於小則必不能於大，理當然也。既得於大，則宜自能其小者，而亦不能。人徒病其不能相兼，而不知其不能於小，適其所以能於大也。光武見大敵而勇，小敵而懼，其懼於小敵者，乃其所以勇於大敵也。宋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其糊塗於小事者，乃其所以不糊塗於大事也。豈唯臨陣斷事之間為然，凡事莫不皆然。姬煦姑息，不肯規誨者，必不能成其子弟之器。明於便近之小數者，必昧於遠大之圖。一言不合，撫劍疾視者，必不能成大事。故曰：小仁者，大人之賊也；小智者，大智之賊也；小勇者，大勇之賊也；大德

於

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非姑許其出入也。小德不出入，則大德必踰閑，非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不能唯義之所在，然則曰：大禮不顧細謹，大行不矜末節者，功名之士常所藉口，而似非法語，彼亦是耶？曰：不然也。凡事有本有末，彼徒知一切就功名之可為，而不復欲法先王，則孰知其所謂細謹末節者之非大禮大行也哉？苟知其本，則斯語固不可一槩而斥之也。

高祖斬丁公論

季布丁公兄弟俱事楚，季布數窘漢王，丁公遇彭城

名
蘇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七
蘇東坡先生文集

之西而脫漢王夫為楚耶賞季布而戮丁公固國家
彰瘡之典萬世不可易也為漢耶季布怨乎我而丁
公息乎我無息不酬無讐不報亦人之情也息其息
而怨其怨則季布宜蒙顯戮而丁公宜受上賞高祖
之處之吾惑矣楚之滅也購季布千金敢有舍匿罪
及三族間關於濮陽周氏之間纔因滕侯之言而始
得名用亦非其本心也嗚呼惡丁公之不忠其本心
耶季布宜物色而徵庸之購季布其本心耶丁公宜
優恤而寵異之讐亦殺息亦殺何其忍也殺降不祥
况其息我乎或曰丁公之在楚其脫漢王也將以為

後日之地其既滅也首而來歸圖其收用設心姦回
與力屈請降者不同帝之戮之固當矣何咎其忍也
曰不然秦鹿既失天下之民無所定主士之擇君者
孰然孰否百戰百爭而卒歸于漢當此時也唯當與
天下更始廓包荒之量以安反側之心何必為敵國
舉既往之賞罰哉大抵草創之時人主慣殺帝以寬
仁之德尚不免焉予故謂丁公則可斬也在高祖則
可不斬也就一事而言則正矣通而觀之則果於殺
者也赦而勿用可矣

丙申
重九

第五倫論

或問昔第五倫兄子病一夕一往退而安寢其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此心可謂私乎曰夫服因情制情因親生有父子祖孫夫婦兄弟之倫而後有三月五月期三年之哀有三月五月期三年之哀而後有緦麻小功大功齊斬之服是皆生於天降之民衷秉彝之恒性自有親疎遠近之等差雖聖人不能變之也故為大功服緦麻則疎薄而蔑親為小功服齊衰則過厚而濫禮今夫倫之處事也於其子也雖不省視竟夕不寐則其愛不可以加也其於兄子也退而安寢則視之其子則既疎矣聖人有體此心故

隨其親疎以制之服故為己之先祖則一也而為父斬衰祖齊衰不杖期曾祖五月高祖三月何者親疎之等異也為己之子孫則一也而為長子三年長孫不杖期曾孫緦麻何者隆殺之義殊也儻使兄子與己子無異則從兄弟之子亦如己之子可也再從兄弟之子亦如己之子可也其卒也至於視途人如己之子而後止豈於兄弟之子無毫隆殺而至於從兄弟之子而後始變然判別哉不翅於兄弟之子有親疎於己之子亦既有親疎之殺故為長子三年為眾子期禮也其於兄之子有等差不亦宜哉此禮之所

以為至精至密而天下無以加也。若夫謂兄弟之子如己之子而無毫等差則為長子，三年者過厚乎？為姪不杖期者過薄乎？苟夫有等差則其情亦當有親疎之別，其情既有親疎之別則其安寢與不寐亦宜哉。豈可謂之私哉？夫子等者佛氏之所以蔑親兼愛者，墨氏之所以二本其可矣哉。或曰病勢有緩急，有一夜可十起者有通宵不起者，曰今味倫之言此病勢不異於兄子者，假使有緩急之異亦所不論。曰其十起與不往如何？曰此其出於私意安排而不免於避嫌之心，然察其用心自覺有私亦不可嘉也。

其

哉。所出此蓋天賦之氣，然亦非人之私意也。上智與下愚不移論。論曰天之所以與乎人者，至貴至大而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莫不備焉。昏明強弱雖曰不均，其性之善莫不皆然。猶草木之區別也，枝葉根幹千差不齊，而其所以生而不息者，則未嘗不同。流水之多泓也，清濁甘苦萬彙無定，而其所以潤下而就濕者，則未始不一。是以堯舜之與途人，其分大異而視其所以為人，則仁義禮智莫不皆備。豈非性相近乎？然中人之材固可上下，而與善者居則與之俱善，與惡者

居則與之俱惡其為性也本雖相近而因所習而後
或善或惡其質始分而善者愈善而造於高明惡者
愈惡而淪于汙下至是霄壤懸隔其迹始相遠矣人
徒視其迹之甚相遠以為性之美惡本自一定殊不
知此皆因習而然而其性之善未始相遠也蓋其因
習上下者天下滔滔皆是而其雖習而遂不移者唯
上智與下愚而已故舜禹之上智也雖曰涖瞽瞍之
惡身慣頑嚚之行而不少移奪遂成其聖舜禹之聖
固不足怪而人性之善純一無雜而有下愚之不移
者何也此蓋天賦之所使然而非人力之所能及也

然其所謂不移者非謂無善也以其頑鈍無智凶狠
剛愎一無所能使之處堯舜之側而不少變遷聞孔
孟之教而不少感動故謂之不移也若夫譽之則喜
毀之則怒天下之同情而雖夫不移之下愚不能無
此則其性之本善固可見已其善者性之本而其不
移者性之不均也此孔孟之言所以實相為表裏也
然則其未至上智者固可危也未至下愚者固可勗
也法而戒之存乎其人夫

貞享丁卯季冬

漢武帝論

惡其事之害已也而去之者秦始皇是已厭其事之

妨己也而文之者漢武帝是已去之者其迹易見而其名易辨君子罪之而小人歸焉文之者其事難見而其名難辨君子疑之而小人託焉世之論者唯見其迹而不原其實尊聖人則曰君子也誦詩書則曰儒者也夫聖人其取于民也儉而兵非所好也今厚取于民而窮兵黷武則是聖人之道與已背馳也秦皇以為害己而欲去之於是乎燔其書坑其人漢武以為妨己而欲文之於是乎尊其禮行其樂欲去之者己不知其是而不行故有說之可入欲文之者己知其是而不行故無說之可入欲去之者忌聖人者也

惡之暴者也欲文之者欺聖人者也惡之柔者也故凡世之聖人之所是己以為非聖人之所非己以為是其所言即其所行者去之之徒也聖人之所是己以為是聖人之所非己以為非其所言非其所行者文之之徒也故就其迹而論之則秦皇與漢武異而原其實則未必不同也唯其煨燼之餘典籍稍行此為孝武之功耳元祿戊寅四月十日

姚崇約十事論

聖人之毀譽乎人也各有其倫不可以君子所能者責小人之不能不可以小人所能者美君子之能

乏此觀人之大端也昔唐玄宗欲相姚崇崇約以十
 事而後敢相之歐陽公云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顧
 不律哉愚謂不然崇之不敢輕受命任位使上知重
 士偉則偉矣誠非後世庸懦之相畏威焰不敢言懷
 利祿不敢辭不揣己分苟榮得位者之所能逮也然
 吾於姚崇不能無責也何則子之所以事父者孝而
 已矣臣之所以事君者忠而已矣忠孝也者臣子之
 大義而所以濟之者誠而已矣苟誠意感動則天下
 豈有不可化之君父乎故君臣一體誠意交孚則雖
 不約以一事能得行己志而保全終始矣苟誠意不

交孚徒存形迹懷疑則雖約以百事豈能保全終
 始得行己志哉亦無用之空談而已何益於事若使
 彼庸懦之相有此約則固可嘉而可尚也然崇之在
 唐高穆伊呂之佐也而是時玄宗未甚有失德崇之
 感之亦易事耳而不知出此徒區區從事於言說之
 間所謂以頰舌感人者抑亦末矣若使崇庸相耶吾
 不唯無責之亦且美之今崇之才之德而猶不免此
 春秋之義責備於賢者吾是以不能無責於崇也
 貞享四年孟秋

趙武靈王胡服論

拘於成迹者固不足以謀大事而昧於治體者亦不

能以建^鴻女業夫趙之為趙久矣初為晉之鉅室與范
中行儕自烈侯之分國經武敬成肅以及武靈一國
之人止而公族卿相下而廩養徒隸目之所見高曾
之遺法也心之所安文悼之舊章也法久而弊固資
釐革沿襲既久則難改張此常情之所必畏憚而武
靈則不然去其先世之所習而就當時之所便群臣
之議獨斷以決百年之俗一旦而變欲以拓其疆土
振其頹靡此其大有為之資而固非優遊不斷拘於
成迹者矣宜成贊文造之不輒從其令也然胡人之
服自鬼方獯鬻以至於今其服胡也其宜常伏疆梗

保其區域而亦時盛時衰無百年之運嘗為高宗所
克又為^耶林孫所獲則必胡服乎吾不見其為常勝之
術也中國之服亦復如此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
治殷承夏周繼^克殷湯以此而有鳴條之勝武以此而
有牧野之殪天戈所指乾清坤夷則必夏服乎吾亦
未見其為必衰之服也然則服之胡夏非國之強弱
之所與也且胡之俗勇勁悍獷其土沙漠也其居輶
帳也其民猿獠也其業^{騎射}弋獵也無宗廟百官之明^{之義無}
物無俎豆揖讓之觀威儀故其服制亦隨而異便於
馳突利於騎射此其所以屢困中國而雄長於北邊

名述先生文集 卷之七 古義堂藏

也豈止為一服制爾哉。今武靈則不然。王趙之地。食趙之毛。役趙之人。因趙之俗。以與彼角。衡而欲取。樓煩林胡之地。抑亦見其術之踈矣。雖卒能踰九限。絕五徑。辟地千里。吾猶不以為策之得者也。冕弁則自有不可慢之容。介冑則自有不可犯之色。飾之乎其外。所以養之乎其中。先王之制冠上衿下裳乎首。而履其乎足。其衣而下。其裳其其宣。故作繁苛迂僻之律木曲節。以強生民。哉。將以分等威。昭軌物。養其易直子諒之心。而銷其凌犯逼奪之禍也。若使其民胡。其服則其俗隨胡。其俗既胡。則其心亦胡。其心既胡。則可以威隣敵。可以懾姦軌。

可以拓土。守其能親其上。而必無射父自立如冒頓者哉。驚悍之性。成而篡弑之禍。生凌犯瓦裂勢之必至。卒之身飢。死于沙丘。子章不得其死。未數世而為秦所滅。則胡服之利何在哉。然則時之陵替。俗之委靡。自任其壞。而莫之振刷。耶。盖不然也。殷嘗衰矣。中宗嚴恭。而子氏再興。周嘗滅矣。宣王勵精。而姬祚復熾。夫豈必反先王之政。而專逐便近之小數哉。本強則精神折衝。先王之強。其國用此道也。苟不務其本。而徒耀威武。則堅甲利兵。不為大盜。積者鮮矣。此非其昧於治體。而不能建大業乎。元祿壬午臘月

莊子論

予讀莊子至齊物論未嘗不喟然大息曰甚矣斯道
 之不明乎天下而邪說之移人也雖聰明才辨者而
 不免不為之移移蓋莊周生乎衰周之擾擾厭世之是
 非相爭而堅白不一欲蕩然乎其外肆然乎其上下
 夫言是非者而使人不能致詰也乃曰是非之彰也
 道之所以虧也何其弗思之甚乎耶蓋其原始於不知
 是非之所在而欲以私智強辨籠罩模糊之耳使其
 實知則何難知之有而欲強而一之也哉今夫就切
 乎身者而言之執裘者為是耶冬則是而夏則非執

葛者為是邪夏則是而冬則非故夏日之暑也則葛
 者是而裘者非冬日之寒也則裘者是而葛者非取
 之于物則甘帶在蜘蛛則是而在人則非毛嬙西施
 在魚與鳥則非而在人則是是非之變雖無定在而
 是非之實各有定準隨時隨異隨得隨在莫不各有
 其時其豈可懲其執滯乎一者而遂廢其酬酢乎萬
 者也哉彼徒見夫執裘為是者之非乎夏執葛為是
 者之非乎冬而遂欲無是非豈其然乎夫苟資之乎
 言而不試諸其身則雖謂冬為暑夏為寒而豈患其
 無辭也哉苟試之乎身則夏月而被重裘冬日而服

絺綌不待問之于人求之于書而肢體失寒暑之和
腠理傷陰陽之感取之其身而是非之實遂不可移
也今其意以為是曰是則有非非曰非則有是竟不
如是不曰是非不曰非之為勝也蓋不然是曰是
非曰非之不如是不曰是非不曰非之為勝則是是
曰是非曰非者之非而是不曰是非不曰非者之是
也取之其意而是非之名遂不可廢也况乎曰聖人
懷之眾人辨之眾人役役聖人愚菟則聖人者是而
眾人者非曰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則相待者非
而不相待者是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

指之非指也則以指喻指之非指者非而以非指喻
指之非指者是也取之其書而是非之實遂不可無
也及其自覺是非之不可無也乃亦曰因是因非因
非因是又曰彼亦一是非是亦一是非是亦一無窮
非亦一無窮而緣督兩行之說與何若初不齊其是
非就其是者而去其非者也哉是非之實豈難知哉
既無人我之可隔亦無彼是之相因不分今古不論
多寡顧其合於道與否耳道者何原乎天而行乎人
天下以為是也而已以為非也而稽之乎天而順試
之乎人而安則天下之所是必可從而己之所非不

可守也。天下以為非也而已，以為是也而稽之于天，而順試之乎人，而安則天下之所非不足恃而已之。所是不可改也。是非之相類，而可相因者，則尚可齊之。若至于其極，則忠乎君，孝乎父，恭乎兄，友乎弟也者，是之極也。以此為非也，耶否也？不忠乎君，不孝乎父，不恭乎兄，不友乎弟也者，非之極也。以此為是也，耶否也？若從其說，則吾恐桀跖與堯舜同科，構杌與元凱差肩，齊人道於馬牛，混朱紫於同裳，故是非之分，各有所別，而是非之極不可相因。彼蓋不知隨時隨在，各有所專，而惡其滯乎一，以為不齊，不知兩端

秦本同

之極不可相因而就其近者而欲以齊之，此蓋諸子所以得罪乎天地而楊朱之泣岐，墨翟之悲絲，皆坐此耳。

古文秦誓論

嗚呼！書之偽亂甚矣。秦誓之書有三，而今之秦誓非真秦誓也。有河內女所獻之秦誓，漢時雜于張霸偽書而行于世，有白魚入舟等說，有梅賾所上之秦誓，乃今孔蔡所傳上中下三篇是也。有左傳孟子所引秦誓者，燬于秦火，伏生之所不傳，今不可見其全文也。先儒雖以今秦誓為真，而今就其得之甚晚，文之

甚弱與事勢之不諧年紀之不稽而論之不可信其
為真古文也何者鄭玄趙岐韋曜杜預之解書遇今
大誓之文皆闕為逸書是漢晉之諸儒皆未見今古
之書也而至東晉梅頤奏上至隋大行則其出也亦
甚晚而文格甚軟俳偶布置不類周人語除春秋內
外傳孟子所引之外皆浮淺陋劣不足觀也又就其
事勢論之武王之克商也猶文王之心也故夫子不
曰文王之德而必曰周之德是兼文武二王而言明
矣當武之時紂惡貫盈天畔民怨因天人之所不與
而伐天人之所同惡乃仁之至而義之盡者也而于

湯有光揚善而隱惡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惡聖人
之接常人尚如此况君臣之際有善必稱者而豈有
幸其惡之稔喜而數之乎哉又豈有必暴白其惡於
天下後世而意其伐之有辭乎哉夫弔民伐罪數其
過失不必至於如此之極亦可也湯之誓誥亦可見
矣古人以聲罪之繁簡定湯武之優劣是亦過信古
文之所致而不可必從也今且就武之一誓而論之
牧誓一篇伏生所傳者也而其聲罪誓師不如此繁
惟此三篇反覆重疊強摘其過惡如漢高之數羽
呂相之絕秦陳琳之檄魏杜弼之移梁聲罪之外無

復他語大非聖人從容盛大之言吳氏謂湯武皆以
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
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
當時之本文也蔡九峰既載此說牧誓復曰此篇嚴
肅而溫厚與湯誓誥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泰誓武
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一人之口豈獨此為全書乎
亦似乎疑此書之非真古文然回護曲從騎墻不決
遂使天下後世有辭于武不亦誣聖人之甚乎亦就
其年紀論之孟津之會序以為十一年而今本文乃
曰十三年古注疏以虞芮質訟為文王受命之元年

于

而併數之為十三年其說既不足信而蔡氏定為武
王即位之十三年亦不知其據假令十三年有孟津
之會是歲乃周之元年也踰年改元乃平日之禮革
命之日復不必爾以此為武王即位之元年亦何不
可之有顧併其為諸侯之日而數之何耶洪範曰惟
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蔡氏引史記曰武王克殷訪
問箕子此又此所謂十三年爾洪範所云十三祀觀
引史記則武王即位
之十三年非即位之十三年
予謂是即位之十三年耳然古者王彌不如後
世諸侯亦稱之乃事之重大者武既正其號史官書
曰王訪于箕子而至其紀年則通為諸侯者何哉是

知洪範所云十三祀者武王即帝位之十三年其去
 克殷之日甚遠於孟津之事不見所關偽作者因洪
 範之文傳會史記等遂冠以十三年使如與洪範同
 年最不足信而蔡氏以此解洪範亦不深考焉耳予
 故謂此三篇亦非真書而不可全信掇拾他書所載
 以補填排語耳好古君子其審諸元祿七年甲戌歲

私試名教內自有樂地論

心之所蓄宣之於言意之所趨發之於辭故心正則
 宣之於言者亦隨而正意曲則發之於辭者亦隨而
 曲然而雖其心本出於邪而苟其言之善足以為法

焉則雖聖人亦不能不取也蓋誅其意而錄其言可
 也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此聖人至公之要言而萬
 世取言之準則也蓋當魏晉之交老莊之學大行江
 左何王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詩書土苴禮樂糟
 粕甚至於居喪食肉盜竄不耻習俗既成士風大壞
 方是時有樂廣者聞之以為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
 乃爾蓋名者何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教者
 何親義別叙信是也聖人因有斯名而制為斯教故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即名也則者即教也
 若夫顧其所以為名而思其所以為教不敢違越而

善修其教則其為樂也豈可量也哉故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曰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一樂也由是觀之則彼彥輔之言昭晰端的真確言也嗚夫放達弘遠宅心事外者亦有間矣然善察其實則真老莊之老莊者也蓋彼放達弘遠者視物為外以有為無其迹猶易辨也若彥輔者忘物我一內外其術至深其迹甚昧自非能達乎其微微乎其蘊者未有不為所陷者也是所謂武夫之滑玉者而聖人之所甚惡寔名教之罪人也豈非嚮所謂其心本出於邪而其言足以為法者耶然則奈之何曰誅其意而

錄其言可也謹論

貞享丁卯
孟夏望

斷去說樂處語而不詳

其人三傑依漢孰優論

人之材有三有鎮國安民之材有畫策謀議之材有戰勝攻取之材而人主之資是三者譬如鼎鼐之有足缺一則不可也蓋定攘鎮亂振困贍乏者非鎮國安民之材則弗能也扶危持顛輔君匡國消亂於未兆滅禍於既構者非畫策謀議之材則弗能也討反殺暴戡兇虔逆却勁敵以安國殲渠魁以定亂者非戰勝攻取之材則弗能也然是三者所係有大小所

紀述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世義堂藏
要有優劣當漢之肇興也命係赤帝之符派續陶唐
之胤寬仁大度之德不嗜殺人之恩充溢區夏浹洽
宇縣大而梁籍小而勝廣皆非其所敢班故英雄豪
傑之士懷抱利器而欲有為者魚鱗雜還雲合霧集
唯恐其後迨乎其慶項踣羸四海統一大業既集嘗
有汗馬之勞者不可勝紀焉如何參平勃韓王絳灌
之徒其章章者也皆名垂後世功照竹帛千古景仰
其人而其佐漢也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者
留侯是已鎮國家撫百姓供給餉餽不絕糧道者鄼
侯是已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淮陰侯是已

此三人者最為翹楚故高帝稱之曰人中之傑後世
因是稱為三傑然三人之材亦不能無優劣焉今夫
三人之輔高帝也其欲留居秦宮則輔樊噲之苦諫
欲搖動國本則引四皓而安之擊嶢下軍則進益張
疑兵之謀得漢中地則效燒絕棧道之計欲禁韓信
之王則躡足而曉之欲立六國之後則借箸而籌之
是留侯之功也豈非所謂畫策謀議之材乎其東定
三秦則收巴蜀而填撫喻告與諸侯擊楚則守關中
而為之約束失軍遁去則興關中卒以補缺討陳豨
反則出家私財以佐軍是鄼侯之功也豈非所謂鎮

國安民之材乎。渡木罌而禽魏豹於安邑，決囊沙而殺龍且於濰水，破代而禽夏說，襲齊而走田廣，北脅強燕，南定霸楚，是淮陰侯之功也。豈非所謂戰勝攻取之材乎？蓋鎮國安民之材，社稷之衛也。戰勝攻取之材，干城之具也。社稷之衛本也，源也；干城之具末也。流也。本不堅則末必敗，源不清則流必濁。然則雖無戰勝攻取之材，必不可無鎮國安民之材矣。而至於畫計謀議之材，亦駕御是二者者也。是故雖有鎮國安民之材，足以固社稷，然而不有畫計謀議之材，則不能見其能也。雖有戰勝攻取之材，足以扞干

城，然而不有畫計謀議之材，則不能效其功也。由是觀之，則三者之優劣亦判然可見。而又以三人保身之得失論之，若蕭何者，取鮑召之諫而脫既陷之虎口，其與淮陰觸主諱犯逆鱗，怨望鞅鞅而終不免鐘室之誅者，固有間矣。然孰若留侯之功成名遂，終謝人事，從赤松子遊矣。嗚呼！前人之材，能事業自非能明乎其微者，未易辨也。然今由其功業之成壞，智慮之淺深，觀之則美惡長短自有不可掩者矣。貞享三年丙寅

堯舜與人同論

論曰：君子之所貴乎道者，志而已矣。志有所期，則事

圖不濟蓋志富貴者期於倚頓志功業者期於管葛而至於志道者之所期則在於堯舜也堯舜古之聖人也學者豈謂可跂及哉然既期堯舜則不至堯舜則不已而其不能至堯舜者志之不遂也然學者徒雖欲為堯舜而不知其所以可為堯舜與其所以可為堯舜之道則不能為堯舜矣蓋其所以可為堯舜者何也以與吾同類也其所以可為堯舜之道者何也擴充所以與吾同類者而已矣所以與吾同類者何謂仁也義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無分堯舜庶民莫不皆有此性所謂堯舜與人同者豈不信哉而堯舜性之而庶民去之是以其類雖同而其分大異若夫使堯舜與吾異類耶則必無惻隱之心無羞惡之心而後可也然視堯舜之所以為堯舜者皆出于此則堯舜與吾亦何異哉而後世之言堯舜者或以高遠待之或以無心視之遂以為不可跂及者殊不知堯舜之所以為堯舜者擴充其與吾同類者而不待他求何則翔翔雲霄者鳥之性也出沒深淵者魚之性也人不可學而能之者以與吾異類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雖庶民之愚莫不由此者以與吾同類也由是觀之則堯舜豈與人

人同者豈不信哉而堯舜性之而庶民去之是以其類雖同而其分大異若夫使堯舜與吾異類耶則必無惻隱之心無羞惡之心而後可也然視堯舜之所以為堯舜者皆出于此則堯舜與吾亦何異哉而後世之言堯舜者或以高遠待之或以無心視之遂以為不可跂及者殊不知堯舜之所以為堯舜者擴充其與吾同類者而不待他求何則翔翔雲霄者鳥之性也出沒深淵者魚之性也人不可學而能之者以與吾異類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雖庶民之愚莫不由此者以與吾同類也由是觀之則堯舜豈與人

異哉豈不可及者哉 貞享三年

性猶水論

物有所激則失其性無所制則失其道今夫江河淮
濟漢之大澗溪沼沚之細旋而為渦動而為濤清濁甘
別苦之情雖有萬不同而凡天下之為水者未有不流
而就下者也故洪範所以曰水曰潤下及乎其激之搏且之也
則小可使而過顛大可使而行山如有不可以就下為常者然
是有所激而所失而不可謂之本性也人之為性也
亦然平居無事恒產有資則仰事俯畜不失為良民
矣一為餓凍所驅而計無所出則父而殺其子夫

焉而鬻其妻禦人於國門攫金于通衢草竊姦宄無
所不為此豈人之本性哉有所激而然若使其有食
與衣則豈肯為之哉性善之可見者爾也然此自有
所不足而生至彼富厚之人衣食豐矣使令給矣園
莊廣矣凡百之供非不足也而奪人之財掠人之妻
殘刻貪汙比彼殊甚亦獨何哉此無禮義以制之而
雖性之善而失其道也譬猶水之流行也有防以護
之有岸以涯之則行其所當行滔滔汨汨遂能得朝
宗之道苟為不然防壞岸隕無所底止則搖蕩沉濫
襄陵懷山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彼富貴之人為不

善也亦猶如此無道以揆之無法以守之徒隨其心
 之所欲而縱敗禮欲敗度放辟奢僭無所不為而良
 心之美斷喪盡矣故觀水之搏而上以為性或然者
 是不知性之善而固不知所本矣唯謂循其性則道
 即在者是不修隄防而自欲水之無決溢而不知道
 之不可湏臾離也至後世則認性為未發之理遂云
 仁義禮智全於吾性物蔽氣格遂喪其體於是乎與
 孟子之說不合矣孟子就擊而上而明性之真則孟
 子之言性善就動而明之可知矣故曰水無有不下
 人無有不善而性理書中諸儒以性喻水殆二十餘

家而皆就清濁明善惡而未嘗有以就下取喻者也
 盖出彼則入此其勢自不得不然也

張良招四皓論

良醫之治萬疾也或投輕劑以治之得其機也智者
 之治事也亦然其不然者反是其術非不正也而迄
 無成功張良智者也素知事之緩急且其事高帝也
 有年矣知其性行智術之委也熟矣當其聽鄰食其
 之請立六國也借其前箸陳述利害條件明悉得失
 甚明高帝遂從之至於罵食其及其欲易世子也
 唯引四老人侍坐太子無復一言之規諫而儲位以

定其故何哉高帝之為人智而仁有餘不足唯知建國制地
之預利害而不知綱常倫理之闕安危為最大且甚
也於立六國之利害其所素諳練故詳述利害而能
納其說及其欲易儲嗣也其篤於色而寡於恩悍妻
之制不足以禦也鯁臣之舌不足以挽也當是時也
為良者假引申生扶蘓之往戒以聒其耳不徒不從
而或甚之於是引高蹈遠引之人以羽翼之而太子
遂安彼其素不好文儒苟不可其意何有於蕭賈况
其素不相識之四老人乎蓋其欲易之本非有深思
遠慮而為之殆如易變去梗其欲廢也本輕故其不

使觀者宿之念
眼太子取信於上

廢亦易良知其機也熟故其待之也亦輕從容暇豫
遂收其功良之智亦大矣聖人則不然以道事君不
可則已諫則在己信與不信在于彼或曰如子之說
則聖人之用還不如智士之有益於世也曰不然事
之已著則聖人之用固不異衆人而才智之士或能
辨焉其唯聖人乎中實德感潛孚密移于事之未萌而不使至
於不可為假使高帝知尊聖人而良有聖人之用則
固知其無廢嫡立庶之事矣

周世宗論

周世宗本柴守禮之子太祖養以為子世宗既為

嗣人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世宗知而不問。胡氏曰。歐陽公以守禮殺人。世宗不問為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夫既以元舅處之。何名為父子。且曰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殺其父則滅天性。孰為重。夫事固皆當權輕重。而執其中。然非可以殺父而論之也。故孟子發明父子之重。至以天下為敵。屢乃可與權者矣。

論曰。孟子挑應問。答乃設難之間。而孟子所答亦直論其理耳。不幸而周世宗之父殺人。事適類此。世宗

知而不問。後之論者。或是或非。置喙不已。何者。殺入者。死。古今之定律。而君親無將。亦天地之大經。至於孟子之言。亦萬世學者之所當遵守也。然從此則違彼得乎。左則失於右。亦未能俱得其當也。今姑就歐胡二氏之說論之。歐陽氏之說。予深有取焉。方是時也。周室創造承數百年。干戈之餘。朝秦暮楚。民無定主。四鄰強國乘機竊譏。假使世宗者一動其身。則億兆解體。四方瓦解。身且不保。况其親乎。雖欲訢訢而樂以忘天下。而不可得也。其禍乃大於廢法焉。雖則屈法而全其父。其為天子也。自若復何害焉。是世宗

之知而不問者乃得其宜而胡氏之說恐不免為迂而昧於審勢也然則孟子之言非歟曰否夫聖賢之言行不可以一律也如公冶長雖在縲繼以非其罪見取而南容以免刑戮見取薛宋之餽金季任儲子之見孟子若使其一而無其二則後世必執此而非彼矣如舜與世宗亦然是在舜則可為也在世宗則不可為也舜之側微也陶於河濱漁於雷澤烝烝之孝上達帝聰拔諸側微異諸天位而四岳不以為猜百姓不以為異非若後世人君風縲露沐百戰以取天下之比及其父殺人而竊負而逃遵於海

濱以忘天下亦其本心也亦其時俗也何不可之有而議之于五季之世無乃欲以結繩之約解白登之圍也乎然則法或可廢乎曰否古有八議之法而親賢與焉而後世賜功臣鐵券不死今夫守禮天子之父也其為親賢也大矣其為鐵券也重矣彼且宥死此而不問亦何不可之有尹氏劉氏各其養父之不_至然瞽叟之殺人孟子不曰無此理則固不可咎世宗之使守禮至於殺人也元祿十二年己卯秋閏九月二十七日

臧倉沮孟論

凡人之於事其形於外者是非善惡之實灼然不可

掩而蘊於內者未必如外之所見者此小人之所以
 或託其奸而君子之不幸而或見疑於眾也中懷躁
 進之意而陽為恬退之行內蓄貪汙之心而外飾狷
 介之節人不知其中之貪與躁則目以為君子矣王
 莽之篡漢隋廣之奪嫡皆用此術以欺世盜位及其
 情露實敗而後人始知其恬也將以飾廉其狷也將
 以文汚於是其實恬而廉者亦見疑于人且人之制
 行一出一入之間涉乎疑似失乎過誤不免絕眾口
 之竊議由是而君子始不幸矣然眾人之疑之本於
 不知其實如以孔子為誦孟子為好辯是也小人之

擠君子也非不知其為善人也為其不利於己假其
 名以排之何者若將曰彼君子也不利己之行私則
 人主何以信焉說之曰彼假君子之名而無君子之
 實將以管私將以害國於是乎世主惑焉平公之於
 孟子聞其賢而將見之臧倉害之假禮義自賢者出
 之說以後喪踰前喪而証其非賢者乘輿為之不出
 雖有樂正子之說莫之能救也自是而後賢人君子
 之為小人汚蠱者不可勝計非如漢昭之於霍光先
 主之於孔明賢者危矣哉然此特足以罔一時耳烏
 可欺天下萬世焉哉故臧氏之言雖能行乎一時而

天下萬世不以孟子為蔑禮然則賢者亦可以無所

自負邪

丙申九月廿四日

夫天下萬世不以孟子為蔑禮然則賢者亦可以無所自負邪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七

終

入山處其不味味且知其

